范太史集

一七

多掌學校在王府十餘年持身清謹未甞有過擢居左省論議不茍復為祭酒多士矜式旋觀其人終始無缺年耆德茂力求引去在穆進退誠為可榮而為朝廷計則可惜也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人君未闕許之故有不得謝者則賜之几杖安車自虞夏商周皆然也祭酒為國子師非藉其筋力趣辦職事正宜用老者為之不必拘以年願留穆舊職以示朝廷貴老貪賢之美不報太學諸生千餘人以狀詣司業又詣丞相府請留公亦

不報公將行公卿大夫多為詩以贈之三學之士皆為詩空學出祖供張汴東門外三獻酒再拜堂下學官拜堂上辭訣而去都人觀之嘆息曰所未見也公至杭州明年正月告終于皇華館年七十有五將葬子璆使人来請銘祖禹接公於館閣又為僚於左省實知公者其何以辭乃序而銘之公字閎中其先光州固始人唐末高祖為王潮所虜入閩遂死之子孫家福州今為侯官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以公貴累贈正議

得其所先妻陳氏樞密直學士襄之妹早卒追封永福縣君繼室張氏太常丞師雄之女封同安縣君陳夫人生一男三女男曰璆通州軍事推官女長適楊子令張溥次幼亡次適左宣德郎林敷先公卒孫男二人畯畛女一人公之東歸也過廣陵愛其土風淳厚復邇先世之居曰即此亦吾之故鄉也買地築室於州之積善坊及公歿璆遵遺命以其年八月某日葬公於江都蜀岡之原銘曰

女皆適士大夫之賢者夫人其季也年十七歸郝氏郝公諱戭蔡人也夫人之歸諸姊之夫皆已官達郝公家世清白篤行若節夫人安於淡泊若將終身郝公晚登進士第為通山令年五十以父耋老上書辭祿守太子中允致仕請蔭授父官未及命而丁憂居喪毀瘠負土起墳廬墓三年乃還家詔賜粟帛大臣交薦朝廷累降告命起之郝公志不可奪所親或勸夫人公方年踰知命盍勉以仕乎夫人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强其

不出閨闥而仁心所感如此其年十一月甲申祔於西平縣明化鄉德化里郝公之墓初夫人伯姊嫁天章閣待制司馬公池是生太師温國文正公夫人既葬季氏以左朝請郎元某之狀来請曰先君之葬文正公銘其墓惟吾母之行不可以隱晦不聞願為之銘余諾而銘曰

惟古君子必有賢配敬修於家由内及外猗歟郝公孝感神明實惟夫人輔以至誠克成其夫又訓其子立朝

爭不能得察訪官欲奏留公領鎮事公辭之改垣曲令
他邑斂青苗錢類以嚴督取辦公不笞一人而輸以時
足代還改著作佐郎今范丞相帥慶州辟簽書判官樞
臣薦公得召對神宗問所治何經公對以少從孫復受
春秋又問中外有所聞乎公對曰陛下即位以来更張
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
便則天下均被福矣用上殿恩得簽事河陽判官今呂
丞相守長安辟簽書判官朝廷伐西夏五路出師雍為

似之言以論事求補外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復
召為給事中劉丞相罷政守鄆公封還麻制坐落職復
知亳州歲餘復修撰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
三月辛丑晦以疾終于官年五十有八公天性純孝居
太尉喪廬墓側三年事叔父盡其道教諸弟以友愛上
下惇睦靡有間言為人端厚方重望之可畏即之謙恭
虛已常若不足修身治家居官立朝與朋友交一以至
誠再守亳亳人懷其德為之立祠亳大饑公開倉賑濟

不惑者唯孔孟爲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家貲素厚
所取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足後歷清顯其自奉如
故時娶王氏衛尉寺丞恕之女封壽仁縣君子男三人
純之假承務郎二早夭四女長適洛陽尉范鎬次適三
班奉職時操先公卒次適河中府教授程頡次許嫁假
承務郎王康民孫男二人完假承務郎宏幼有諫疏文
集若干卷其年五月壬寅葬河南偃師祁村北原先塋
之次弟左朝奉大夫光逢與孤純之請銘余昔友公于

洛又為僚于左省公余之所畏也銘其可辭銘曰

嗚呼公㩁誠明篤實行直而方居則慎獨靡有作輟道學之強正色於朝見義能勇志氣之剛我思古人庶見來者今也則亡其名在人其事在史愈久而光祁村之原前洛後邙永固其藏

范太史集卷四十三

幷謚又曰大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之祀重也門
内之私輕也宜殺而隆之宜輕而重之則不得於先王
之禮不得於先王之禮則不得於人心不得於人心則
不合於天意此變異之所從来也又陳十二事以勸上
德考官第策入三等英宗親覽嘉嘆欲不次用之為執
政所惡遷一官以祕書丞知彭州濛陽縣國朝制策三
等惟吴育蘇軾及公凡三人焉丁昌國憂終喪知開封
府咸平縣御史中丞鄧綰舉公御史召對固辭神宗從

發或增價與民爭糴或自為閉糴之令河南開封諸邑不恤荒凶而督累年逋負決河淤田而平原沃壤反有浸灌之害公悉以聞又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告匿有賞為是法者欲民之均推而行之恐必不如法意而至于騷動此生民治亂之所繫也户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葢謂使人自占理必不盡而明許告言則家家有告訐人人為仇怨禮義廉恥其可得乎設若役錢由此暫均而使四維乖失所損孰大其後手實竟罷常平

帝覽奏色厲曰俠詈朕公對俠狂生安足為陛下輕重以天地之造誠能容貸適足以增重聖德帝改容嘉納詔趣具獄執政有忌公者絀諫官班以沮之公奏曰國朝兩省官不必正員行其事則立其班所以明分職厲官守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則綴兩省知諫院則絀而不與詔如舊執政愈不悅會公與御史治趙居獄妖人李士寧嘗以仁宗御製詩贈居母有后族意及許與刀飾以龍方訊鞫而宰相素與士寧厚善御史徐禧言公

屢以告不可退又與執政書論之執政不從大理官亦以書勉公從執政意公復書責之執政怒言于上有詔例在有司者收還中書置檢例官二人使議去取閱刑部大理所奏疑慮若可憫情法輕重之狀有異同各以上公自以不得其官三奏乞外任不許上疏極論其事疏奏悉如公請既宥諸囚而例復歸刑部自是中外奏讞無所避如執政前所欲殺者皆得擬例從貸免逮今八年其所活不可勝計矣遷吏部侍郎右選選官冗累歲

乃得調既赴官而宗室許占射成資即罷去為莞庫者患之公奏請宗室員外置不獨恩厚公族且使在官無非次替移之怨時患員多無以注公檢索諸路久闕員而州不以報者百餘所亟補之人情悦服外選所以便遠官久而有僥倖公請用集注法人皆以為宜領詳定省寺敕令公患吏胥猥冗議加澄汰以白宰相宰相遽欲廢其半公不可曰失職者衆法必不行莫若以漸銷之自令犯法及死亡皆勿補不數歲所減過半矣宰相

之理明詔中出藏在有司大畧以故道淤高理不可復更不修塞遠近心服人無異論令一孝先乃敢妄議乞罷修河司以省大費正孝先瑾之罪以明典刑疏入即降付外詰朝執政奏事二聖諭以亟罷河役詔下如公奏初欲為是役調夫費財其用不貲縣官所不能給科率調發出於六路百餘州之民欲以冀幸不可必成之功而成之且有後災公獨抗權彊絀衆論其事乃寢以是為吏部久不遷五年三月兼侍讀五月除翰林學士

屢入貢所在不無煩擾公奏待之之禮宜損于前俟其欲辭勿復留止且不遣報使使天下曉然知陛下以安遠為令德不以来遠崇虚名知元祐六年貢舉奏罷參詳官除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始視事留獄無慮千人公審覈精敏未及月庭無留事凡為開封者多略細務公獨省民事如他州日閲牒訴五百號未盡五月盜賊畏爭訟息獄無繫者僚屬請以圄空言公曰千里之縣而無一人之獄此上德所格豈守臣之功耶固請不

之議距公初使凡八年右相蘇公稽留除書以言者罷
公曰同省也責不可逭蘇公制下即待罪累章請補外
以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徙知河陽河南寢疾薨士大
夫知公者莫不哭之慟公天資純良内剛外和始筮仕
慨然有經濟之意及在言職歷侍從位廊廟所言所行
必窮盡義理好賢樂善以人才為急聞一善喜若已有
性清約好施與自奉養如寒士而親戚族屬之貧者喪
葬嫁娶必待而後具與人交始終如一立朝有本末要

承務郎勾當嵩山崇福宮祖述右承奉郎勾當西京糧料院祖義雄州軍事推官知開封府祥符縣丞皆謹厚而文祖德祖述屢薦試禮部祖羲登進士第祖和右承奉郎祖臨祖言未官皆幼三女長適鄧州司法參軍鮮于羣次未嫁孫男十三人澤湜瀷浹測洌淢渥濈滌液湒激女十一人前葬太學博士杜敏求狀公行事將上之太常史官諸孤請銘諸壙中祖禹少受學於公先公深友愛常曰汝季父所為皆可法上之視學祖禹與勸

講邇英及公入侍祖禹固避不獲命父子先後讀講或
同進對獻納左右公既輔政祖禹繼召為學士懇避得
請公出藩上恩復申前命與公同奉內朝凡五年及出
守陜將省公於洛而薨訃至何痛如之惟古之君子論
譔其前人之美而銘之後世乃摭杜君之狀取其繫朝
廷大者傳信紀實不溢不誣哭而銘曰
惟我范氏陶唐之裔自蜀成都世顯以儒公來造廷英
祖親策言人所難帝奨其直入補衮職神考欽明蹇蹇